

政大東遷歷險記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6頁)

劉昌博

遭遇最特殊的一班

國立政治大學是我的母校，它創校迄今已五十五年；我在廣州黯然離開母校已三十三年了，然而往事如昨，記憶猶新。

雖然，我的腦海裏經常縈懷着在母校求學的日子；可是，我却和大學部十五期所有的學長一樣，是一羣沒有經歷畢業典禮的畢業生，也是唯一的一期沒有師長在驅歌聲中祝福的校友。

在國家多難的歲月，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風聲鶴唳，朝不保夕的情況下；連舉行一次畢業典禮都成了奢望，遑論什麼謝師宴和拍攝畢業合照了！

我們是多麼的坎坷和不幸，四年的大學生活，幾乎都在奔波跋涉的旅途中渡過；從重慶入學，南京復校，旅行杭州、流亡廣州；後又回到小溫泉，不少同學從重慶徒步走到成都投筆從戎，在川西大邑和共匪劉伯誠部隊浴血奮戰，為國捐軀、暴骨莫收者，不知凡幾！

在冷雨敲窗、午夜不寐的深宵，偶爾翻閱「政大四十年」及「政大校史史料彙編」；發現母

校的命運和中華民國政府的脉搏契連在一起。

我們十五期同學，始終追隨着母校，母校又始終追隨着政府，幾番遷播，走遍了大半個中國。

在校史中，每一個階段，都有師長和學長執筆憶述，生動翔實，可歌可泣，百讀不厭。唯有抗戰勝利後，政大在凱歌聲中追隨政府復員還都，遷回南京這一階段，無人記述，獨付闕如，確是美中不足的事情。

由於，我曾追隨學校，從重慶乘小火輪順江東下，遷返南京復學。雖然，在時間上已睽隔了三十六年，豈可將此光輝的一頁，淡忘湮沒？因之，我特強迫自己搜索記憶的潤澤和銹匣，把塵封已久的往事，模糊記述如后。

等待復員那些日子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廿五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十五期招考新生放榜，五個學系共錄取新生四百七十四人。我是法政系榜上新生之一；於同年十月下旬註冊入學；從此與政大結下不解之緣，始終追隨着它，使我的足跡在秋海棠葉形地圖

的南半部，烙印了一個橢圓形的圈痕。

這時，日本已戰敗投降，舉國歡騰；母校正忙着追隨中央政府遷返南京。全校師生在興奮的心情下，實在無法按照預定進度「教」與「學」。爲了復員遷校，我們入學才兩個半月，就開始第一學期的期終考試，由於，所教的課程少，大家考得都很好，我也不例外。

寒假只放了一星期，即開始第二學期課程；又僅上課兩個半月，便舉行第二學期的期末考試。大學教育第一學年中，上課讀書的時間不到五個月。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中旬，學校便提前放暑假；一方面是因學校當局好專心籌備復員遷校，另一方面是讓在八年離亂中的各省同學能有時間回到光復後的故鄉探親。

當時的「下江人」同學（抗戰時，四川居民稱所有的外省人都叫下江人），意氣飛揚，興高采烈的心態，彷彿唐代大詩人杜甫「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詩所描寫的：

劍外忽傳收瀼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些下江人同學，三五結伴，紛返家鄉；有的沿長江從「巴峽穿巫峽」、有的取道「襄陽向洛陽」、有的走川陝公路北上陝西和甘肅，有的翻越雲貴高原經川黔公路回到廣西和廣東。學校跟他們約定，最遲於十月底前到南京紅紙廊報到。但那些家在北方和東北的同學，由於共黨盤據了家鄉，只好仍留在小溫泉，成了一羣有家難歸的遊子；勝利的號角，怎吹得散他們心中凝結了八年的鄉愁！

比較幸運的，是像我一樣的「川娃兒」，很快就回到家園，等候學校勝利復員遷校南京的通知。我們這些川娃兒，在沒有空襲警報的閒散農村生活裏，或上茶館，或搓麻將，初先倒也悠哉游哉，過得「安登逸」極了。誰知，從暮春三月，等到桂子飄香的初秋，真是望穿秋水，不見學校的通知來，音訊沉沉，好不急煞人。

不過，從留校同學的信中得知，學校的復員遷校工作在積極進行，在那一年畢業的第十二期同學三百二十七人，先後分三批，於四月下旬及五月中旬，分成水陸兩路離別小溫泉遷回南京，後又有數批同學離渝東下。

從四面八方傳來的共黨叛變消息，給抗戰勝利後的全國軍民帶來了隱憂；但是，學校復員遷校工作正順利進行的音訊，又叫我們這些痼痲等侍的川娃兒，獲得了無限的振奮。

告別山城順江而下

我清楚記得農曆中秋節那一天，接到學校用掛號信通知：務須於九月二十日前回校，以便隨校遷返南京復學。那一年的中秋夜月，皎潔亮麗，全家人圍坐在晒谷物的地壇上，啃吃着月餅，仍驅不散內心的別緒離愁。

當時，我還安慰爸爸說：「我到南京唸書，最多三年就回家！媽媽過世了，爸爸您在家要多保重哩！」誰知一別就已三十六年！何日團聚，尙難預卜！

我如期趕回小溫泉，我們這些以「川娃兒」爲主的最後一批同學，大約有一百八十多人；於九月廿二日清早乘車出發，約一小時抵南岸江邊，乃換船渡江到重慶；然後在朝天門碼頭分乘兩艘小火輪，向此一戰時的陪都揮別，順江東下。每艘輪船後尾，拖有兩艘載貨品及行李的木船。我搭乘的川江小火輪上，載有同學七十多人，首先升火出航；多數的川籍同學都站在甲板上，依依不捨地向這個多霧的山城告別。

由於我的初中和高中中的六年學生生活，皆在重慶下游的長江濱畔渡過；所以，我對兩岸的景色特別熟悉。川江水急，船過木洞時，使我憶起初中在東溫泉每天躲警報的日子。長壽和涪陵兩縣城，曾多次留下我的履痕。最使我難捨的是鄆都縣高家鎮，我在此讀了三年高中，吃厭當地名聞中外的三江榨菜，現在想起來，不免唾涎三尺。

小火輪鼓浪劃破忠縣的江面時，我們這些「川娃兒」，不僅十分留戀忠縣出名的豆腐肉，還想起張飛入川時義釋顏嚴的史實。入夜時，兩艘

火輪停泊在萬縣江面上，一方面是要加添煤炭，另一方面要等待「領江」上船；爲明天穿過江灘險惡的三峽做一番準備工作。雖然，躺在北岸的萬縣城內，萬家燈火；但都沒有同學上岸進城遊玩，實在是一整天的奔波，太疲乏的原故。

在靜悄悄的江面上，同學們很快便進入夢鄉；雖說這兒曾發生過震驚世界的九五慘案，大家已沒有精神去追憶了。

白帝城高八陣圖殘

翌日凌晨，兩岸山巒籠罩着白鍊一般的薄霧；小火輪開動時，大家都聚集在甲板上，要把握機會欣賞三峽風光。船主一再警告我們：三峽水急灘險，切忌任意走動或大家擠站在一邊；船一旦失去平衡，即有覆沒滅頂的危險。據說：有許多「下江人」要急着回鄉，又買不到機票及小火輪船票，便租木船東下，不少人就在三峽的險灘處翻覆，遭到全家滅頂的慘劇。

我們的輪船在領江先生的引導下，平穩地破浪航行，抵達小江鎮後，江面逐漸狹窄，江水奔湍時所形成的漩渦，在船邊到處可見，兩岸的山峯在雲霧間不時隱現，奇特而秀挺。中午時分，船過雲縣，有時江面窄小僅有十來丈寬，看到航行湍流中的木船，險象環生，真替他們捏一把汗前進，他們赤身裸體，爬跪崖石間拉住繮繩，血汗交迸，口中不停哼着「嗨嗨！嗨嗨！」的繃歌，沉毅高昂的歌聲在峽谷間迴盪，艱辛感人。

約莫一小時許，駛經奉節縣境內，在秦漢時

即建置的夔州城，躍現於山麓，石頭築構的城郭環繞如帶，踞高臨江，誠是易守難攻之地。

俄頃夔門到了，遠望夔門，兩岸峭壁削立，雄拱如攔江巨門，又似井灶的關口；其上峯巒聳立，彷彿大鵬展翅石門之上，險欲攬身而出。

在夔門南岸懸臨江面的千仞石壁上，有川籍將領孫元良書刻的「夔門天下雄，機艦輕易過」十個斗大的字。孫元良寫的是老實話，但在此塗鴉，似乎破壞名勝，大煞風景。

「你們看！左前方山腰上的白帝城喲！」一聲喊叫，有些同學疾步走向左邊船舷，重心不穩，驟然顛簸，險些把在急流中的船身弄翻了；於是，船主氣呼呼地要大家坐在甲板上，不許走動，活命要緊。

三國時代，劉備病危時向諸葛武侯託孤的白帝城，位於高峻的山岡上，城郭四週甃築着巨大的岩石和石壘，絳絳色的蘚苔滿佈其上，日光偶爾照射，五色映麗，眩眼耀目。

在白帝城下面臨江的沙磧上，堆聚有巨大石塊八行，每行石堆相間約兩丈許，這就是武侯的「八陣圖」。

他曾以此來隔阻東吳陸遜攻打西蜀。現在看起來，亂石數堆，碎石零落，難以想像它是如何阻止得住東吳進攻的大軍？

雖然如此，但杜甫歌頌「八陣圖」的五言詩：「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仍在我的深心裡迴響不已。

白雲巫峰輕舟出峽

當我們想起另一首有關白帝城的名詩時，大家以為是唐代大詩人李白記錯了，或看走了眼。他在「下江陵」一詩寫道：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我和同學們睜大眼睛，放亮瞳孔，凝目注視兩岸的峯崖峭壁間，連一隻小猴子的影子也沒看到；但聞江風呼嘯，何來猿聲啼叫？可能在李白時代，這裡有猿猴出沒，而今物換星移，牠們早已搬家了。

經過瞿塘峽一段江流，因它的地形像風箱，又叫風箱峽；在江邊有大石名灘瀨堆，秋江水淺，巨大石堆露出江面一丈多高，江水急湍，漩渦飛轉，是三峽險灘之一。木船航經此處，視為鬼門關，莫不謹慎小心航駛；倘若船身翻覆，絕無活命幸存的希望。由於，我們將人數平均分坐甲板上，重心穩定，輪行十分平夷。

又東行就到巫峽，兩岸錯列的峯巒直入霄漢，白雲橫鎖，山霧流掩，斷崖裂石虛懸江上，好像快要崩墮的模樣。仰望天空僅露一線，不是正午時刻，日光即難透照下來。船前行，眼見三面皆為崖岸橫阻，以為山窮水盡；霎時突又峯迴江轉，豁然開朗起來，真是造物者的巧構。

巫山十二峯，源出於巴山山系，橫阻於長江，才構成三峽的驚險奇景。北岸羣山中，有一個高峯孤聳雲空，即戰國時楚人宋玉「神女賦」上所寫的神女峯，山麓上的神女廟，因有雲霧封罩，沒有看到。相傳楚襄王所夢見的神女朝雲，她便住在這座山峯的白雲深處。

巫峽首尾約有十餘里，江流在山谷內曲折奔瀉，船行其中，有時前望兩座山與江面成直角，迨船駛近山麓，誤以為要撞及崖岩了；忽見兩岸又離開百十丈，如是者再而三，令人驚絕。

銀甲峽的江水迴奔倒視，急湍飛馳，轟震山谷；險灘處處，操舟人視為畏途。我們看見不少木材漂浮江面上，據說是上游的木船及木筏翻覆解體後的悲慘景象。

船經巴東境後，兩岸較開敞，但見岸上山坡種植有很多橘樹，結實纍纍，金黃耀眼。到達大八斗時，遙見崖岸有山洞深入，丹藤翠葛纏繞在上面，東有小寺翼立，倚山臨江，彷彿神仙居處。山洞的北面，江水急奔破峽朝南瀉流，這即是有名的牛口灘。

再向東航行，就到達牛肝馬肺峽，石壁懸絕高處，有長石下垂如肺肝，故以名峽。不一會兒，抵經黃牛峽，江水漸緩，領江先生鬆了一口氣，因而輪船也緩慢行駛下來。

船出了宜昌峽，江面愈漸寬了，江水也更加緩慢了；我和同學們才敢站起來在甲板上走動，以舒散筋骨。這時已近黃昏薄暮時分，晚霞染紅後面的峯巒，炊煙從前面的平野裡裊裊飄升，視野開闊，又別是一番情趣了。

江澗水平宜昌鐵馬

日本人盤據宜昌有六年之久，連年疊兵，市區破碎不堪；除了江邊碼頭有一幢二樓房屋，全市頹垣殘壁上彈痕密布，簡陋的平房櫛比林立；街道上，天晴時塵土飛揚，下雨的日子泥濘載道

。僅靠江岸的一條街較為熱鬧，看來全是販賣衣物雜貨的攤販而已，似乎連電影院也沒有。可見日本人，只有徹底在破壞，毫無一點兒建設。

我們近兩百人，臨時打地鋪擠住在江邊碼頭上，那幢唯一的二層樓房內。它原是一座海關大廈，被炸彈和砲彈摧毀了上半段，祇剩下鋼筋水泥的基層及地下室，從江邊看去像是兩層的空架子，江風常從破損門窗灌進來。

勝利復員期間，長江航運繁忙；載運我們的兩艘小火輪，第二天即回航重慶，我們只好待在宜昌等待輪船東下，誰知，一等就是十來天，好不急死人。宜昌沒有娛樂場所，沒有名勝古蹟，天天佇望江天，生活單調，枯燥而無聊。

後來發現街上腳踏車店頗多，這玩意兒在四川叫「洋馬兒」，是不吃草，又會跑的「鐵馬」。由於四川多山，這種交通工具派不上用場，故十分稀奇。宜昌平野無際，騎了腳踏車到處可去，大家會騎，因而租車店林立；每小時租金二元。於是，川籍同學都在此學騎腳踏車，學會了，就租下車子滿街跑。我也不例外，每天以學生證作抵押，租車逛街，後來居然能在車上表演幾套特技。現任大法官的楊與齡學長，他騎腳踏車的本領，也是在宜昌學會的。

滯留宜昌候船返鄉的人，總在兩萬人以上；有些住在小客棧花光了旅費，到街上擺地攤，變賣從四川攜帶出來的器物；最後有的叫妻女出賣靈肉維生。由於當時宜昌的妓女太多，報紙上曾譏諷宜昌叫「宜娼」；入夜在暗淡的街燈下，拉

客的妓女三五成羣，多如過江之鯽。

十月四日，總算僱到載運我們的小火輪了。在小火輪上擠載了五十多位同學，其餘一百三十多位同學擠在另一艘大型的木造撥船上，然後用一根鐵纜掛在小火輪後尾，以小火輪的馬力拖着撥船航行。船主爲了賺錢，又在撥船後面拖掛了兩艘中型的木船。

我被分在撥船上，船艙有兩層，下層是平底，四週是四人重疊的單人床；中間空隙堆放行李。船艙上一層全打地鋪，四週有圍欄，否則船身顛簸傾斜時，睡在艙板上的人，可能會滾落江中。我睡在上層的艙板上，空氣流通，能夠觀賞江岸景色；只是就心晚上滾落江中，葬身魚腹。宜昌以下，江面寬闊，江水平緩；小火輪拖着比它體積大幾倍的撥船及兩艘木船，慢吞吞地行駛，彷彿老牛拉車；與在三峽中的急流飛航，不可同日而語。薄暮，船停宜都加煤。據說：宜都一帶帶有土共騷擾，我們都不敢上岸；船停泊江中過夜。

颶風突襲撞舟落水

第二天清晨，我被小火輪啓航的汽笛驚醒，發現長江南岸蘆葦沿江密林，高有丈餘，蘆花白茫茫一片，江風吹拂，恍如雪白的浪花起伏波動，壯觀極了。當時，天空萬里無雲，兩岸平疇無際，這是「川娃兒」沒見過的景觀。因四川山多（川西成都平原例外），每日開門見山；兼之天空雲多霧濃，陽光偶爾從雲霧縫隙中鑽出來，狗也少見多怪地叫起來，致有「蜀犬吠日」之譏。

自古四川戰亂不已，內戰紛起；這與山多雲多和霧多，大有關連。因之，居民心胸不開朗，猜疑心重，動輒吵打不休，幾無寧日。所以在歷史上才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說法。在平靜寬廣的江面上，小火輪拖着撥船，順流緩行。同學們躺在艙板鋪位上，或看書，或睡覺，或獨自發呆；我和廖希伯、熊平章、彭永椿三人蹬坐地鋪上玩橋牌。

約莫下午四時許，船抵湖北省距漢陽不遠的燕子窩，江中突然刮起一陣陣的颶風，平靜的江面一忽兒便掀起滔天巨浪，撥船上方的頂篷首先吹垮，險些壓在我們四人的頭上。廖希伯同學太緊張，甩掉橋牌，衝出船邊圍柵，誰知船一傾斜，即把他滾倒江中。我跟他在他後面，正想跨出圍柵逃往小火輪上避難；幸好慢了一步，撥船忽朝反方向傾斜，反把我滾倒下艙中，因而撿到一命，大難不死。

在巨浪翻騰中，小火輪和大撥船與木船，時而分開，時而相撞。分開時幾乎要把相連的鐵纜拉斷；相撞時因撥船太大，又幾乎要將小火輪撞翻。在萬分危急狀況下，小火輪船主，下令水手用刀斧要把拖拉撥船的鐵纜砍斷，以犧牲撥船來救小火輪。小火輪上的同學見狀，即羣起和砍鐵纜的水手們發生爭奪斧頭的爭執；幸好鐵纜頗粗，在水手們尚未砍斷前，即被同學們將斧頭搶奪下來。

後面的兩艘木船，與小火輪相撞時，無異鷄蛋碰石頭；有一位船主爲救他的木船，用船槳抵住小火輪，以減少相撞的力量；但當兩船分開之

際，他就墜落江中了。

兩位落水的人，有幸與不幸。廖希伯同學落水江中，自想必死無疑，他先被漩浪捲到小火輪下面，然後竟從一艘木船的旁邊冒出來，落水船主的妻子誤以為是她丈夫游過來了，急用船槳施救把他拉上木船；因而死裡逃生，又從鬼門關溜回來；奄奄一息，十足落湯雞一隻。

這陣可怕的江上旋風——小型龍捲風，不十分鐘就風過浪平。由於撥船頂篷吹垮，木船的船主落水失踪；小火輪船主下令停泊南岸，打撈失踪木船的船主，並清點失物，修復破損。每位同學受此驚駭，上岸後，仍然臉色慘白，餘悸猶存。

薄暮，打撈無望，木船老板娘牽子女在江邊哀聲祭奠，悲慟哭號之聲，江水也為之嗚咽。我們大夥兒在江邊的低矮蘆葦地上露宿，天晴暖和，無虞風寒。據說：這一帶跟宜都一樣，常有土共出沒；遷校負責人特到不遠的鎮上連絡，派來幾位穿便服的鄉團警衛守護。可是，那天晚上，驚魂未定，風聲鶴唳，無論怎麼都無法入夢。我和熊平章、彭永樺自願擔任下半夜值夜，以巡邏聊天方式，打發了悲悽的漫漫長夜。

國慶當日到達首都

翌日上午，船抵漢口，為要換船停留兩天，武漢三鎮街道破損，市容蕭條，兼之大家心情不佳，近在咫尺的黃鶴樓也沒有去登臨眺望。八日換乘一艘大輪船出發，這是首次一百八十多位同學搭乘在一條船上。晚上船泊九江碼頭，大家曾

上岸買名聞中外的九江磁器，我買了一隻筆筒及一個精緻的小茶壺，後者至今仍珍藏着。

九日船從九江出發，平穩下航；中途一度在安慶停靠一小時，我在江邊買到煮熟的蝦蟹，鮮味美，至今回想仍餘香滿口。晚上，輪船繼續航行江中，機器馬達聲，伴和着大家的夢囈聲，睡得真甜。

十日，恰好是雙十國慶日，我們的輪船於上午十時許，停靠南京下關碼頭；但見挹江門一帶張燈結綵，歡渡抗戰勝利還都後第一個雙十國慶。

霎時，機聲隆隆，從浦口方面傳過來；我們抬頭仰望，看到數十架飛機在長江天空排列成「廿」及「卅五」兩個字形，由浦口橫江低飛而來，向開慶祝大會的明故宮方向飛去。因當日正是

民國卅五年雙十節，在我的印象中特別深刻。到中午時刻，我們這最後一批復員選校的一百八十多位同學，才乘車到達首都南京紅紙廊校

本部；這時政校已改制「國立政治大學」。由於我們這最後一批的「川娃兒」到達；政大勝利復員選校工作，隨即宣佈圓滿結束。（七一、十一、廿九日）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 著

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圖照（請參閱劉昌博文）

（上圖）蔣兼校長介石（中）由程天放（右）陳果夫（後左）陪同參加重慶小溫泉校慶。
（下圖）南京紅紙廊政大校門。

